



箬山七夕： 我们这样过“小人节”

莫爱蓉/文

又到七夕了。在箬山，七夕是一个盛大的节日。我们搓糯米大圆，做彩亭，为小孩祈福。如今，由石塘镇人民政府组织，在妈祖庙广场举行仪式，集中为孩子们过七夕。纸亭、糖龟、水果等祭祀用品摆放在大方桌上，小孩身着汉服，由一名德高望重的老者用闽南话开启仪式。游客、记者挤满广场，场面热热闹闹。

这场面不禁让我想起童年。那时，我最盼望过七夕了。七夕到，就有糯米大圆吃，有新衣服穿，有小人偶玩，还可以和小伙伴结伴到山上摘花。

搓糯米大圆是七夕的头等大事。七夕没到，家中有未滿16岁小孩的家庭就开始准备浸泡糯米，磨碾糯米粉。儿时，箬山闭塞，未通电、未通车，糯米粉就只能用水磨磨。几乎都是全家出动，左邻右舍一起轮流推水磨，做糯米水粉。我家主力是我妈和大姐、二姐，她们轮流推磨，三姐添米加水，我看热闹。看大姐推磨，看着糯米水粉从凹槽慢慢儿、细细地流下来，别提多有意思了。磨我是推不动的，便自告奋勇给姐姐添水、添米。姐姐说我不是水放多了，就是米放多了。其实，我自己也知道，姐姐也明白，我那不是在帮忙，简直就是在添乱。但我心里高兴，姐姐也不说我。

等糯米水粉沥干水分后，就可以搓大圆了。我们可高兴了，一家不管大小一起搓大圆。通常都是妈妈把粉搓成一小块一小块，我们负责搓，要搓满一两个大团箕的大圆。有时搓着搓着不想搓了，顽性上来，一个劲地把搓好的大圆一个接一个压扁，嘴里还念着“嘎嘎嘎，七七比。”妈妈也只笑笑，让我们重搓。

煮大圆很简单。煮熟的大圆一定要先送一碗给阿太。亲戚家没有16岁以下孩子的，也要送一碗。我怕烫端不动，就跟在姐姐后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有时，亲戚会回赠我们一些东西，或是几块糖，或是一碗带鱼饭、几根鱼肚。

二姐出嫁时，弟弟还没满16岁。七夕前，妈妈和大姐就让我弟弟送礼去二姐家。二姐家在石塘，我和弟弟抬着好几包糯米粉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去石塘。在二姐家，我们被当成了贵宾招待。二姐留我们吃午饭，然后回送了一个大西瓜。我和弟弟抬得费劲，却乐滋滋的。

七夕这天是没有孩子会睡懒觉的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早就响了。凡有小孩的，家门口基本上都摆了一张放满供品的桌子，有糖粿、水果、猪肉等供品，当然最显眼的有彩亭。彩亭很漂亮，上面还插着各种人偶。一个彩亭，就是一个戏剧故事，有孙悟空、哪吒、杨戬，也有状元及第的故事。

二表舅家有彩亭，我就等着他们祭拜完，拔出人偶。阿婆知道我喜，任由我挑两个带回家玩。往往从阿婆家出来，我们还要去其他表舅家再要人偶。一大早就这么东奔西走找人偶。回家后，把这些漂亮人偶插在柜子上，看看，想想它们是怎么被做出来的。长大后，我模仿着用纸做一些简单的纸人，没有泥塑的头，就画一个人头替代，纸人也做得惟妙惟肖的。

记得有一年的七夕，小伙伴要我和她一起到山上摘花。祭拜七娘妈，要用七种不同的花。南瓜花最大朵，黄黄的，很漂亮；喇叭花，有紫色的，也有白色的；木槿花是粉红的，我最喜欢。

爬上木槿树，坐在树枝上，摘一大把木槿花。给小伙伴几朵，把剩下的全带回家。把花瓣一瓣一瓣剪短，再从大扫帚上折几根细的竹枝，把加工过的木槿花一朵一朵插上去，就变成一枝梅花啦。我总要拿着这“梅花”炫耀一番。

七夕午饭异常丰盛，七盘八碗，全是好吃的。炒绿豆面、红糖大圆、红烧肉，鱼虾也是少不了的，还要邀请亲戚来家里吃饭。

我曾问过爸爸，为什么我们箬山的节日过得和别的地方不一样。爸爸说这是福建风俗，过得就是不一样。我们的七夕，不是情人节，也不是乞巧节，而是小人节，求的是七娘妈保佑孩子健康成长。送糯米大圆，是大人们注重礼节，而非送礼物。

是啊，如此隆重地过七夕，妈妈让孩子拜七娘妈为契娘，让她庇护孩子平安长大。而我们小孩，想的只是单纯的热闹、好玩。记忆中，七夕这天总会下一场太阳雨。我们从不敢躲避这样的雨，反而在雨中奔跑，还会喊着“日公雨，淋淋肥”，觉得被太阳雨淋湿，人就会变胖。

稍大后，读了《牛郎织女》的故事，我和小伙伴都说这太阳雨是织女的眼泪。她和牛郎鹊桥相会既高兴又难过，眼泪不就哗哗流下来了吗？织女一流泪，我们凡间就下雨了。然而，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”织女高兴了，又晴空万里了。

一日复一日，七夕一下子就过去了；一年复一年，童年一下子过去，不复返了。童年时的七夕永远地停留在旧时光里，那份美好依然驻在我心间。

七夕夜 葡萄架下

●李轶贤

七夕，你在葡萄架下对坐
笑着天上的银河说，今夜该搭鹊桥了

今夜
我们的两鬓全白了

眼里的深情
跌落在对方的
两汪碧波里

今夜
星空无际，月光温柔
今夜
金风为凭，玉露为证

今夜
听不到喜鹊的喳喳声
只剩下两颗心的砰砰砰
响彻两个人的世界

彭昱/文

夏夜庭院，竹床如舟浮在虫声里，祖母的蒲扇摇动着，仿佛在将整条沉坠的银河缓缓搅动。她指着天上那条白茫茫的星带，说那是王母娘娘金簪划下的天河。我依偎着她，晒得滚烫的脊背贴着她沁凉的老蓝布衫子，像靠住了一面厚实的土墙上，又像枕着条宁静的河岸。祖母的烟锅在暗一明一灭，烟袋上垂着的穗子晃悠着，仿佛牵动了天河深处寂寞的织梭。

“看，那两颗顶亮的，便是牛郎星和织女星。”她声音低缓，“七月七，鹊儿们便飞去搭桥，让他们夫妻好见面。”我仰头望着，那星光在她话音里竟如泪光盈盈，摇摇欲坠。“若是星子掉下来呢？”我忧心忡忡地问。祖母笑了，黄铜烟锅轻轻敲了敲鞋底：“傻孩子，那是牛郎织女撒下的喜糖呀！谁捡着了，一准有福气。”

从此，七夕的夜晚，我总守候在葡萄架下，仰酸了脖子，眼巴巴望着墨蓝的夜空。远处河岸上飘荡着孩子们放河灯的点点微光，是人间模仿星子的手艺。我屏住呼吸，当真盼着星子能落下一颗来，仿佛是祖母用话语在天地

聂顺荣/文

农历七月初七，是中国最具诗意的节日——七夕。银河横贯夜空，分隔开牵牛星与织女星，却隔不断人们对浪漫的想法。相传此夜，千万喜鹊将衔来羽翅，于天河之上搭起鹊桥，让相隔一年的牛郎织女得以重逢。这个千年传说，为七夕赋予了温柔光泽，使之成为中国人传递爱意、寄托期盼的独特载体。

古人如何将这个节日过得活色生香？循着时光的脉络回望，每个朝代的七夕都有着独特的风情。

早在先秦时期，七夕便与星辰崇拜相连。《诗经·小雅》中“跂彼织女，终日七襄”的记载，道出了古人对织女星的关注。那时的人们相信，七夕夜的星辰轨迹暗藏天机，未婚男女会在庭院中仰望星空，祈求织女星赐予聪慧与良缘。

汉代的七夕，“穿针乞巧”成了少女们的重头戏。据《西京杂记》记载，七月七日晚，长安城里的女子们会“结彩楼，穿七孔针”，在月光下比试穿针技巧。速度快者便被认为“得巧”。庭院中的供桌上，摆满了瓜果、酒浆。焚

巧果里的七夕

徐洋/文

入秋以后，晨露便带了些凉意。檐下的桂树才打了米粒大的花苞，祖母就从樟木箱里翻出那只枣木巧果模子——是祖父年轻时从常德带回来的，刻着鸳鸯、莲花，还有小小的“囍”字，摸着温温的，像存着多年的阳光。“要做巧果了哦。”祖母用布巾擦着模子上的细灰，声音慢悠悠的。母亲早把面粉筛好，盛在粗瓷盆里，是头天刚从磨坊磨出来的新麦，凑近闻，有股子清甜的麦香，混着灶间飘来的柴火味，让人心里发暖。

我搬了小板凳凑在桌边，看母亲往面粉里打鸡蛋，黄澄澄的蛋液裹着碎金般的光泽，落在白面粉上。“要放些糖霜才甜。”祖母坐在旁边，手里绕着棉线，眼睛却盯着盆里，“织女娘娘爱甜，吃了巧果，才肯教凡间女子做针线呢。”我似懂非懂，只盯着母亲揉面的手——她的手常年做活，指节有些粗，却灵活得很，面团在她手里转着圈，慢慢变得光滑筋道，拍一下，能发出闷闷的“嘭”声。

等面团醒透，祖母就把模子递给我：“来，试试。”我学着她的样子，揪一小块面团，揉成圆子，往模子里塞，可面团总不听话，要么填不满鸳鸯的翅膀，要么压出来时缺了个角。祖母笑着拿过面团，指尖轻轻捏补：“要把面团喂进模子的缝隙里，像给娃娃喂饭似的，得细心。”她的手很软，带着老茧，捏着面团时，我能感觉到她指腹的温度，顺着面团传到我心里。

压好的巧果排在竹筛上，个个饱满，鸳鸯的羽毛、莲花的瓣儿都清清楚楚。母亲早已把灶火生起，铁锅擦得发亮，等锅里的油微微冒了烟，就把巧果一个个摆进去。油花“滋滋”地响，麦香混着糖香一下子漫开来，飘出灶间，漫到院外——隔壁的小妹妹听见动静，探着脑袋喊：“阿婆，巧果快熟了吗？”祖母笑着回应：“快了，熟了先给你留两个。”不多时，巧果就炸得金黄，母亲用漏勺捞出来，放在铺了粗布的筐里，刚捞起的巧果还冒着热气，我伸手想拿，被祖母轻轻拍了下手背：“急什么？等凉了才脆。”那可香味实在勾人，我凑在筐边，看着巧果上的花纹，咽了口水。

傍晚，天渐渐暗下来，星星一颗接一颗冒出来。祖母把凉透的巧果装在竹篮里，先拣了两个最大的鸳鸯巧果，放在院中的石桌上：“给织女娘娘的，愿她和牛郎能好好说说话。”剩下的巧果，母亲分给我和邻居小妹妹，还有前院的老阿公。我咬了一口，外皮脆生生的，内里却软乎乎的，甜香在嘴里散开，混着晚风里的桂花香，让人觉得心里满当当的。

邻居小妹妹拿着巧果，指着天上的银河：“阿婆，哪颗是牛郎星呀？”祖母坐在竹椅上，摇着蒲扇，慢慢指着星空：“最亮的那三颗，中间的是牛郎，两边的是他的娃娃。”我嚼着巧果，看着星空，忽然觉得，这七夕的巧果，哪里是给织女娘娘的？分明是给我们这些凡人的——是母亲揉在面里的心意，是祖母藏在模子里的温柔，是乡里乡亲间互相传递的烟火气。

夜渐深，灶间的柴火早已熄灭，可竹篮里还留着巧果的香气，像这寻常的日子，淡淡的，却暖得我心里发甜。

祖母的七夕童话

间为我悄悄埋藏了什么玄机。

后来长大了些，才从邻家孩子口中听得了故事的结尾——鹊桥一散，牛郎织女终究还是要被天河隔开，一年只得一会。我急急跑回家，心仿佛被那传说中冰冷的簪子划开了一道口子：“奶奶，牛郎织女最后还是要分开么？”

祖母放下手中正纳着的鞋底，线绳在指间顿住了。她沉默片刻，再开口时声音轻得像个怕惊扰了空气：“谁说的？他们过了桥，便再没分开过。”她抬手，用粗粝的手指替我揩去眼角渗出的湿意，“老天爷心软了，教他们守在一处啦。”

我仰头望着她，她眼中映着天上星河的碎影，竟显得那样笃定而温柔。那一刻，我相信了——祖母的话，是比天河更宽广的堤岸，她竟亲手挪移了星辰的轨迹，只为将我心中那点幼弱的悲恸，妥帖地托在无风无雨的港湾里。

多年后，当祖母沉入泥土深处，我才懂得那谎言里包裹的深情：她以凡人的智慧，竟为无情宇宙的缝隙悄悄绣上了金边。她不愿让天河那无情的分割过早染我懵懂的心田，于是便轻巧地改写了天规，用一句温暖的杜撰，替

我在童年的仰望里搭起了一座永无散场的鹊桥。

今又逢七夕，星斗依旧无言流转，河汉分明如初。我独自坐在阶前，晚风带着白日晒透的青石板气息，远处似乎还飘来孩子们放河灯隐约的嬉闹声，像隔着一层薄纱。身畔空空，再无人用温言将星河轻轻拨动。

但我终于还是抬起手，学着祖母当年的样子，指向墨蓝天幕上那两颗最亮的星子，对着身畔微凉的空气，声音轻得几乎散在风里：“瞧，他们过了桥……就再没分开过呢。”

夜风微拂，仿佛带走了这句低语，又仿佛把它轻轻托着，送向了某个只有我和她知道的角度。阶前寂寂，只有蟋蟀在墙根下不知疲倦地鸣唱，像极了当年竹床下未曾停歇的虫声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又感觉到脊背上贴着那件沁凉的蓝布衫子，厚实安稳，如河岸，如土墙。

原来，祖母用谎言搭起的那座桥，从未坍塌。它只是沉入了时光深处，化作了今夜这无边夜色里一声无人听见的低语，以及心底一片永恒的温存。那温存，足以熨平岁月所有的褶皱，让天河的水声在记忆里也温柔起来。

千年七夕：穿越时空的浪漫约定

香祭拜后，少女们还会将绣好的香囊相互赠送，针脚间藏着青涩的心事。

魏晋南北朝的七夕，多了几分闲情雅致。文人雅士们会在这一天聚于竹林或庭院，吟诗作赋。王羲之在《七月七日帖》中写下“七月七日，告期近，想足下行不久也”，字里行间满是对友人的思念。民间则流行“喜蛛应巧”：人们将瓜果摆放在盘中，若有蜘蛛在上面结网，便视为“得巧”的吉兆。

唐代的七夕，浪漫气息愈发浓厚。长安的夜市在七夕夜格外热闹，姑娘们头戴“步摇”，身着襦裙，与情郎并肩逛灯市。那时盛行“送团扇”的习俗，年轻女子会在丝扇上绣上鸳鸯、连理枝，赠予心上人。诗人杜牧曾写下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”，描绘的正是七夕夜女子持扇扑萤的娇憨模样。

宋代的七夕，更添了几分市井烟火气。东京汴梁的街道上，小贩们早早摆出“磨喝乐”——一种泥制的娃娃，憨态可掬。已婚女子会在这天为丈夫缝制新衣，用五彩线在衣领上绣上“七夕”二字，祈求夫妻和睦。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，七夕的庙会上“乞巧楼前乞巧

时，金针玉指弄春丝”，绣娘们现场展示技艺，引得路人驻足围观。

明清时期的七夕，习俗更为丰富。北方的女子喜欢“投针验巧”：将缝衣针轻轻放在水面，若针影在碗底形成花朵、鸟兽的形状，便寓意“得巧”。南方则流行“种生”，提前几日将绿豆、小豆泡在碗中，待长出寸许嫩芽，七夕这天用彩线缠绕，称为“五生盆”，象征生机勃勃。宫廷中的七夕尤为讲究，皇后会率领嫔妃们“设香案，供瓜果，以锦线穿针”，所用的针线皆为金银所制。

如今，七夕的过法虽与时俱进，但那份对浪漫的追求、对美好的期盼从未改变。当现代的玫瑰与古人的团扇隔空相望，当手机里的情话与往昔的诗句遥相呼应，我们会发现，七夕的浪漫不在于形式，而在于那份跨越千年的真诚——对爱情的坚守，对生活的热爱，对未来的憧憬。

这个七夕，不妨抬头看看银河，或许能从闪烁的星辰中，读懂古人笔下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的深意。浪漫从不褪色，它只是换了种方式，在时光里流转，在人心间常驻。